

柳宗元论说文艺术风格刍议

欧萍

(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成都 610213)

摘要：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。在他一生留下的六百多篇作品中，文占了主导地位，其中，论说文是最应注意的。这类文章集中体现了柳子对哲学、政治、社会、人生等问题的思考，具有很强的思辨和理论价值。
关键词：柳宗元；论说文；艺术风格

韩愈曾说柳子的文章“雄深雅健，似司马子长”（《新唐书·柳宗元传》）。韩愈认为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与司马迁媲美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从史传文学角度看，是以议论风发而见长的。以“雄深雅健”四个字来概括柳文，特别是他的论说文的风格，则是十分确切的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观点尖锐，多方论述，步步为营

柳文论证方法或繁或简，或援史或为证，或据理或推理，既丰富多变，又深刻有力，从而使得文章周密严谨，波澜层出，气势宏阔。以《封建论》为例。文章的中心议题是论述封建制的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性，以及秦统一中国后“废封建、设郡县”的合理性与进步性。作者从人类的远古时代开始了他的论述。第一段，探求“封建”的本源，否认它是“圣人之意”。在一个“崇圣”的时代，肯定或否认“圣人之意”是需要胆量的。柳子很讲究策略，提出了一个“势”字作为全文的主脑。所谓势，就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，而并不是什么圣人之意的体现。第二段，即紧承首段“势之来，其生人之初乎”之意，依据作者自己的认识，具体阐述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逐渐产生“封建制”的原因和过程。周、秦、汉、唐任其驱使于笔下，逐层分说，力图从人类社会的本身去寻求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。在广阔的范围，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得失利弊的比较，畅论了封建制的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，分别以三个“或者”领起三段文字，又依次批驳了反对者的三种错误观点。既有对自己观点的正面论述，又有对反对者的论调有力驳斥，一正一反，两相结合，从而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量。这几段文字，其论述方式与语言，也有详有略，有疏有密，富有变化。有的铺陈排比，显得很有气势，如论周代封建之失一段；有的旁征博引，层层深入，笔力纵横驰骋，如驳行封建则“施化易”一段，他不仅杂引周、秦、汉的史实，而且层层对比，步步深入，笔酣墨畅，淋漓尽致地论述了汉代推行郡县制而兴的史实。早在柳子之前，已有不少人也曾论述封建制，但宋代苏轼认为，“宗元之论出，而诸子之论废矣。”（《志林》卷五）。清代林纾将《封建论》誉之为“古今至文”。

二、从简驭繁，设想奇辟，妙趣横生

如他的《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》。失火而贺，题目很引人注目。文章运用巧妙的构想说明了其中的道理。它的开头说：“得杨八书，知足下遇火灾，家无余储。仆始闻而骇，中而疑，终乃大喜，盖将吊而更以贺也。道远言略，犹未能究知其状。若果荡焉泯焉，而悉无有，乃吾所以尤贺者也。”这段话，写自己听到朋友家遭火灾由骇而喜的心理变化，可以说语语出奇。而这种奇趣的心理就给后面的文章埋下了伏笔。接着，他郑重地从两个方面解释自己的心理发生这样的变化的道理。一方面写王参元是贵族子弟，虽然能文章但由于家饶钱财，为好廉名者所避忌因而以积货而累其才；另一方面写自己虽然早与王相识，并曾在朝廷之中为之延誉，但终恐人善而受谤。而这次一把大火，把王的家财烧得一无所有，使他反而得到了显扬才名的机会。这样，王参元是因祸得福，自己也就“终乃大喜”了。到这里，作者在奇特的构思中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，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

感慨。情趣事趣皆出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《敌戒》是一篇仅一百四十字的铭赞体的短论。其见解非常精辟，立意新颖鲜明，犹见妙处。“敌戒”就是以敌为戒。本篇引证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从理论上加以丰富发展，揭示了敌对事物对国家政治以及个人身心修养等方面的有益作用，充满了辩证法，对于激励人们奋发图强，居安思危，具有普遍意义。文章形式，短小精悍，立意深远，踔厉风发。我们读他的说理文，好像亲切地感觉到作者那种循循善诱，饱含情感，滔滔雄辩，所向无敌的锐气。

三、语言峻洁，简约精炼，行文明朗

柳子本人不止一次地说：“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”，竭力提倡为文要峻洁。别人也称赞他的散文“峻洁精奇”。所谓“峻洁”，除了包括内容剪裁精当，风格洗炼外，在语言上要求不拖沓，不含糊，无赘语，无泛笔，言约事丰，干脆斩绝。柳子的论说文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。

柳子许多论说文的篇幅都不长，一般只有几百字，较长的也只是一、二千字，但内容十分深刻隽永，言简事丰，语短意长，精悍无比。《非国语·下命官》全文惜墨如金，仅一百字余字，批评了以性命官的做法，认为这是一种“弊俗”，主张任人唯贤。《非国语下·叔鱼生》也只是一百多字，就驳斥了《国语》所记载的叔鱼、叔向的母亲，根据婴儿的相貌、哭声来断定祸福生死的说法，认为人的祸福不但决定于他们的言行，也与他们的遭遇有关，写得精悍简明。《永州铁炉步志》也是理长而味永、文短而义长之作。主旨是抨击门阀世袭，故意从铁炉步起笔。议论时有铁炉步交错相间，纵横对比，文气曲折婉转，生动有趣，说理机智巧妙，引人入胜。这些议论“无衍词，无泛笔，一字不容增减”（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5），都是简约精炼之作。

柳文的行文不脱泥带水，不模棱两可，而是显豁明朗。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一文起头就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今乃见书稿，私心甚不喜，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。”干脆明白地表明自己的观点、态度。接着，又旗帜鲜明地批评对方当史官“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的说法，明确地告诉对方：“是退之宜守中道，不忘其直，无以他事自恐。退之之恐，唯在不直，不得中道，刑祸非所恐也。”认为对方应该坚持真理，维护正义，而不要担心由于为人正直而遭祸受害。这些地方都写得言简意明，斩钉截铁。当然，柳文语言一方面文从字顺，明晓流畅，另一方面也喜欢用瘦硬语奇重字，显得奇崛峻峭，因而在用词上有生涩的地方，这不过是璧玉微瑕之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吴文治.柳宗元简论(M).北京:中华书局,1995.
- [2]柳宗元.柳河东全集(M).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
- [3]张炜.论柳宗元诗歌风格(J).沈阳师范学院学报,2001(12).

作者简介：欧萍（1975—）女，汉族，四川资阳人，副教授。